



电大语文丛书

写作知识与技巧

何军 孙宝镛 编

• 电大语文丛书 •

写作知识与技巧

何 军 孙宝镛编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写作知识与技巧

Xiezuozhishi Yu Jiqiao

何 军 孙宝镛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印数: 1—160,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魏运佳

责任校对: 陈 新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7090·326 (委托出版) 定价: 1.02 元

前 言

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颗新星——广播电视大学，闪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她应时而生，蓬勃发展，已有十余个专业，数十万学员，为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电大语文》创刊两年多来，为帮助电大语文类同学学习大学中文系各门课程竭尽绵薄之力，成为广大学员的良朋益友。不少热心的读者致函本刊，认为本刊所载文章，相当一部分有保存价值，因为这些文章，水平高，针对性强，与电大教材相辅相成，对电大学员的学习、复习大有裨益。他们建议我们将这些文章汇集成书。现在，我们从本刊登载的文章中精选若干篇，并视学习需要增补少许，按学科分类，编成《电大语文丛书》，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既是电大语文类学员学习期间重要辅导材料，又是毕业后必备的参考书。同时，它也适合大学中文系师生，各类函大、职大、业大师生，中小学教师，自修大学中文专业课程及一切爱好写作的同志阅读。

《写作知识与技巧》即为丛书之一。

它的作者阵容较强，有电大语文类写作课主讲教师，有中国写作学会多位副会长、常务理事，有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央电大、辽宁大学等校的教授、讲

师，还有电大写作课的骨干教师。他们具有广博的写作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很了解电大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此，所撰写的文章，知识准确，阐述透辟，语言明晰、生动。

本书所载文章大部分选自《电大语文》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至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分专题讲述写作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及其应用。写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书以写作知识为基础，着重讲解写作各类文章的技巧。中文专业文学评论的写作至为重要，书中所收讲解文学评论写作的文章就多些。对此，成书之前，每篇文章均请作者悉心斟酌，再次修改。

电大语文类一九八五年继续招生，分为中文、文秘、新闻、图书馆、档案等五个专业。但写作课则是上述每一个专业的必修课。本书对于即将入电大学习的八五级学员，同样是非常适用的。

由于水平所限，编选匆促，而写作又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本书鄙陋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印过程中，得到辽宁人民出版社王若、魏运佳、邵连凯等同志及沈阳新华印刷厂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致谢忱。

《电大语文》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怎样学好大学写作课·····	刘锡庆 朱金顺 (1)
----------------	---------------

写作基础知识

选材、立意与文字表现·····	刘锡庆 (9)
下笔须有物·····	任洪茂 (18)
要大量地占有材料·····	黄景魁 (25)
关于文章主题·····	裴显生 (30)
主题小议·····	李 臻 (38)
漫话文章结构·····	孙宝镛 (44)
也须结构匠心裁·····	石泉长 (51)
语言的使用·····	齐大卫 (57)
文学语言三题·····	王延才 (64)
叙述人称杂谈·····	朱金顺 (71)
叙述方式种种·····	刘曾遂 (78)
细节描写的艺术魅力·····	初国卿 (84)
对话是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	刘烈恒 (91)
行文略说·····	刘锡庆 (99)
写作要修改 修改出佳作·····	林可夫 (106)
命题作文中的审题·····	赵广新 (114)
树立良好的文风·····	王吉有 (119)

文章体裁举隅

散谈散文·····	何 军 (127)
杂谈杂文·····	郑启志 (134)
议论文写作要注重立意和炼意·····	周姬昌 (140)
怎样写说明文·····	仲维纲 (147)
新闻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求·····	叶春华 (154)
报告文学的写作·····	李保均 (165)

文学评论写作

文学评论中的立论·····	叶春生 (177)
文学评论中的驳论·····	于成鲲 (185)
文学作品主题的分析·····	朱眉叔 (194)
文学作品人物的分析·····	余 苒 (201)
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	辛宪锡 (208)
文学作品语言的分析·····	施亚西 (215)
小说评论的写作·····	于成鲲 (222)
诗歌评论的写作·····	杨聚臣 (229)
散文评论的写作·····	孟繁华 (237)
戏剧评论的写作·····	裴显生 (243)

怎样学好大学写作课

刘锡庆 朱金顺

作为电大语文类“写作”课的主讲教师，我们想借《电大语文》一角之地，和大家谈谈怎样学好这门课的问题。

从思想上切实地予以重视是十分必要的

“写作”课，是大学中文专业的一门至为重要的基础课。一个中文专业的学员，能读会写，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和辞章修养，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会写”，这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是一种必须切实学会并能熟练运用的“看家本事”。如果其他课程你学得尚好，但不会写作，不能写一手畅达、漂亮的文章，严格地说，你还是不能算作“合格”的，是不应“准予毕业”的。各门课程的研究，各种知识的吸收，都是一种“理解”；在你理解了，消化了之后，跟着就有一个“表现”的问题。而写作，就是这种“表现”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倘使你不能写，“满腹经纶”就是“吐”不出来，无法予以“表现”，那末，学得再多，又有何用？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对本国语言文字素养很差，文理不通，写作水平很低的人，即有“发展”（不论什

么学科)亦很有限;欲求“深造”(不论什么专题),更为困难。这是为无数事实所反复验证了的一条通理。现在,不仅文科的,各个专业都在开设“写作”课,理工科的学校也在加强读、写的训练。国外的各类大学,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要求也都是极为严格的。而且这种发展的“趋势”看得很清楚,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重视写作。这是一种值得深长思之的现象。由此看来,不努力学会写作,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获得和提高,是短视的,不明智的。这不仅不能适应当前工作、学习对我们的要求,而且和今后实现“四化”的需要也是相距甚远的。因此,作为一个电大“语文类”的学员,一定要端正认识,切实重视“写作”课的学习,努力使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这对于学好专业知识,做好本职工作,求得更大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要认真地听好讲课

这里所说的“课”,既包括写作知识、范文讲解,也包括作文指导、讲评答疑。总之,对“见不着面”的老师来说,要听好其录音课;对“见得着面”的老师来讲,要上好其辅导课。

由于多数课只听播音,学习效果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电大学员听课时要更加认真。

通过播音形式讲授的写作课之所以有必要认真收听,是由于它们介绍了一些前人的写作经验,披露了一些写作的甘苦得失,总结了一些写文章的共同规律,指出了一些我们作文中的具体问题。这些对于我们扩大眼界、开阔思路、矫正弊病、“取法乎上”,对于我们临文纵笔时“减少盲目性,增

加自觉性”来说，肯定是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当然，幻想写作知识能授以“秘诀”、“秘方”，能“包医百病”、“立见奇效”，自是误解；但认为写作根本无任何“规律”可言，所谓“写作知识”云云都是“狗皮膏药”，毫无用场，怕也过于偏激。“写作”既然是运用语言文字的一种能力，一种技能技巧，大体上总应该是有“规”可循，有“法”可依的。不错，直至目前，我们从“认识论”的高度对“写作”进行周严、细密、科学的总结和研究的的确是很不够的；但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我们可以不去学它的理由。对写作起码常识（即写作的ABC）的无知，在一般文章写作方面的低能，实在是一个人的缺憾。

听课也很有学问。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写作”课的“门道”就是：在理解个别事例的基础上，了解、掌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能真正用于自己的写作实际。那种“死记硬背”现成结论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写作“知识”如不经过自己的品味、揣摩、咀嚼、消化并反复实践，它是不能直接成为写作“能力”的。并不是“知识”没有用，而是你还没有真正懂得，真正消化，因此你也就很难于真正完成这种由“知识”而“能力”的“转化”，这样，它就还不是真正属于你的“亲知”。而要完成这种由“知识”而“能力”的转化工作，首要的一步就是要靠本人去“悟”。所谓“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如看山不喜平”，“横看成岭侧成峰”等等，讲的就都是这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悟”的妙用；除了“悟”性的大小很有关系外，时刻念及“历练”、对照自己的写作实际也是很重要的。写作知识，你想着

“用”，准备“用”，结合了“用”，你就觉得它大有裨益；反之，你根本不打算“用”，不想着“用”，你就觉得它“无用”。

听课时主要精力要放到消化和思索上，如作笔记，应少而精；发下讲义，则应好好“阅读”，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一想“怎么用”。

“多看和练习”是学好写作的关键

“怎样才能写得好”？这恐怕是一个最“古老”而又最“时新”的问题了。千百年来，无数好学向上的年轻人都追索、寻求过它的答案；无数知名的作家、学者都试图回答过这个难解的命题。

这里，我们不妨抄录两份“答案”：

宋代著名大作家欧阳修说：“无他术。惟勤读而多为之，自工。”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现代文学的伟大先驱者鲁迅先生说：“文章是应该怎样写的，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这两份答案，前后虽差了近九百年，但一个说要“勤读而多为之”，一个说应“多看和练习”，我们仍然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的惊人相似之处！欧阳修是一代“宗师”，鲁迅先生是文化“旗手”，他们所共同说出的这一经验朴素无华而真切至当，值得我们格外珍重。

“多看”的“看”，范围极广，举凡古今中外有定评的优秀作品都在涉猎之列。其他如政治、哲学、科学、技术、杂说、野史等书，亦皆可浏览。清代作家李渔认为：“无论经传事

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

（《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这是很有见识的看法。读多了，读熟了，慢慢就能摸到文章的“路子”，把握文章的“调子”，佳词妙语也自能浮现于脑际，流诸笔端，

“化”而用之，为我驱遣。俗话说：“山民善跋，水民善涉”，“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晓器”。读多了，“眼格”不仅开阔，“思路”也能活泼。这样，动起笔来，就能举重若轻，化难为易，得到很大的教益。人们常说阅读是写作的“先导”，说“劳于读书”，确可“逸于作文”。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看”固然是指阅读，但也应包含“观察”在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实际人生、现实社会这部活的大“书”。只从“死”的书本里讨生活没有出息。腐儒之文，陋儒之文，均不可作。

“练习”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读”固不全为写作，但为“写”服务应该是“读”的主要任务之一。写作能力是“写”出来的。归根结底，听课、读书、观察、思索，最后不落实到“写”上，是不会见到大的功效的。“写”，要养成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切忌马虎、了草，漫不经心；要持之以恒，以“勤”补“拙”，长流水，不断线，反复历练，热情不衰，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不多写是很难“奏效”的。写得不“多”，手就不“熟”；不“熟”，就很难生“巧”。欧阳修说：“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一般人的病患就在于写得少，看得少，而又想着“过人”，这样，就很少有写得好的。他还说过：“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

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答吴充秀才书》）这位老先生认为“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是文章的特性之一，“世之学者”往往沉溺其中，为其所误。因此，功夫到家、学业有成的人就极少。这是很值得警惕的！写作的大敌是自己的满足。要想学好写作，真正坚持“多练”，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学好“写作”，还要有“韧”的精神

如上所述，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鲁迅先生生前是力主“韧战”的。他对当时的文学青年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他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致胡今虚》）“写作”是一种“愚人”的事业，是一项最艰巨、最困难、也最富于创造性的劳动，真正学好是不容易的。但惟其不易，乐趣也正在其中。当年，鲁迅先生痛感文学青年许多人“气质”都不大好（忽冷忽热，好翻斤斗），认为在中国肯下“死功夫”的人不多（不少人把文学事业当成了“敲门砖”）。这种情况现在已有了很大改变。但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的精神仍有其不灭的光辉，有其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学习“写作”，还是非“韧”不可！

让我们牢牢地记取鲁迅先生的名言：“文章得失不由天”（《别诸弟》）。

祝同志们学好“写作”，努力登攀，取得优异成绩！

（原载《电大语文》1982年第7期，两位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央电大语文类写作课主讲；刘锡庆同志为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

写作基础知识

选材、立意与文字表现

刘锡庆

“审”好了文章题目之后，先别忙着动笔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想好，就一定写不好。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这对写文章的“快”与“慢”，讲得还是很有点辩证法的。真要想“疾书于后”，一气呵成，特别是在限定的时间里，写出能反映自己写作水平的好文章，那就要舍得花一点功夫，“袖手于前”，把应想到的问题都好好地思索一番。

选材与立意，就是首先应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选材”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它的任务是那些在文章“题目”所包容的范围内可以作为文章“内容”的典型而生动的事件、场面、事实、引语、数字等，从自己记忆的沉淀中筛选出来，以为表现主题服务。

围绕题目，调动自己头脑中与此有关的全部“储备”，是极其重要的。写任何一篇文章，恐怕只能反映现实生活、客观世界的某一“点”；但为着写好这一“点”，却需要作者动用所有的思想的积蓄、生活的积蓄、知识的积蓄（即所谓“面”）去加以支援。积之愈厚，发之愈佳。写到纸面上

的东西虽不很多，但应该使人感到潜在于它内里的“后盾”确很强大。这种文章潜在的“支持力”或“威慑力”，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作者的“功底”。那么，如何“调动”呢？关键是充分地发挥“联想”，用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勾联、串结的办法去“找”材料。这时候，要开动起思想的机器，使思维处在高度的集中、亢奋、敏锐、活跃的状态之中，让记忆的“触角”在思想储备的仓库里纵深地“扫瞄”，围绕题目，进行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古今中外、过去现在的积极“联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浮想联翩而又不离中心（这正是一种最佳的“临场状态”）。一般人把这种找材料的办法通俗地说成是“滚雪球”：由最易联想起的事实到深入捕捉到的材料，一层一层，越滚越多；老作家茅盾则把这种办法幽默地称作是“拉拉扯扯法”——不学会这种“拉拉扯扯”还真不行，这可以称作是搞材料的“关系学”。象《读〈画蛋〉有感》这样的题目，没有一定数量的与之有关的所经所历（自身的）、所闻所感（他人他事的）、正面反面（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哲理名言等的“拉拉扯扯”，就很难把它写得充实、丰满。当然，“拉拉扯扯”也不是无限的。如是命题考试，时间往往局促；另外，材料足够挑选了，自应适可而止，“生”拉“硬”扯，并无补益。

“想”固无妨多，但“用”却应极严格：选材最好是经过一个“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过程。由少到多，靠上面说过的“调动”；由多到少，就要靠“筛选”了。如果有十个相类似的材料，你精选了其中最完整、最动人、最有意义的一个；那么，这“一个”，一般说就容易起到“一以当十”的作用。而好文章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能以少胜多、以小见大，透过一“点”，映衬出一个现实生活的一个